



神蚕九变

龙骧子 著

中

东52A-2

44568

SC
S2
C4

神蚕九变

(中)

龙骧子 著

时代文艺出版社

第十章 龙蛇苦斗求生存

那人一身土灰色的道袍，眨着白白的睫毛，肿眼泡上挂满眼屎，往外呼着臭气。正是他的岳父老泰山——天下第一神偷无孔不入孔皆入。当即怔住，同时又担心方才孔皆入对自己所言被酒楼内众人听了去。但愣了半晌，酒楼内无人出来察看。这才明白过来。原来，孔皆入方才对自己所言的一切，都是用传音入密这种特殊的讲话方法。故而，只有他自己听得到。近在楼下咫尺的众人都未能发觉得出异样，没有听到只言片语。这才放下心来，忙以传音入密回答道：“喂！孔老爷子，你最爱看热闹，但是不可以胡乱作声，吵了下面的热闹，你会后悔不迭的。”

小浪子见自己岳父突然现身，敬佩他老人家近来轻功造诣又是精进不少。试想以现在自己的这等身手，天下除孔皆入这位号称轻功第一的老前辈，能近身他周身丈内以外，恐怕已是找不出第二位了。同时，小浪子又对自己目下扮成红尘童子的身份，与岳丈同辈论交而感到难受之极，却又毫无办法。只有口称孔老爷子，一语双关继续装相下去。

孔皆入自在天竺因轻功已被后辈超过之后，便苦练那追影子神功。每日晨起向西追自己的影子，一直追到中午，待到太阳在头顶时，影子才算自认为被自己追到。休息稍顷，太阳偏

西又开始向回追自己的影子，追了整整一下午，暮日归山，找不到自己影子时，他才认为又是追及了，便躲到黑暗中，不敢见到烛光。如此直至如今，一番苦练后，此老轻功造诣已是由原来的天下第一更上一层楼。便是逍遥浪子、上官兰芝、上官婵娟及他女儿孔翩翩这些后起之秀只是在前一段期间内超过他一、两筹而已，后来便又被他追了过去。此刻，此老所练就的轻身之术，名副其实的天下第一。因此，逍遥浪子对他近身到身边尚未察觉，并不冤枉。

酒楼内，上官兰芝掌劈指点，内劲所及，犹若手中持着柄长长的无形宝刀，劈风之声宛如裂帛，哧哧作响。她虽仅用出三成功力，已是将名震宫廷内的天马行空马行空迫得手忙脚乱，左支右绌，险象环生，岌岌可危。见到马行空额头鬓角已是沁出豆粒大的汗珠来，这才又缓减了些许内力，与马行空拳来掌往斗下去。她心中早有胜算，因刚才见到马行空出掌时掌法怪异无匹，已是暗自留下心来，怀疑马行空所发的掌法乃是绝迹江湖一百多年的六阴霹雳手。故而，故做弱者，与马行空周旋数十回合，并未倾力一搏。若是施出全力，便算那马行空再练上一甲子，也经受不起她轻出一根纤纤玉指，漫不经心一点。

马行空宛若梦中人，他还认为上官兰芝不过徒有虚名而已。拼足功力将六阴霹雳手精华之处尽展无遗，与上官兰芝打得激烈异常。还认为是自己的六阴霹雳手厉害无比，竟能抵挡得住名满天下的上官兰芝，当真是井蛙夏虫之见。

上官兰芝心机深不可测，她欲查清马行空的师门来历，再对马行空做出最后处置，是一掌毙了，还是生擒活捉。马行空乃是宫廷内受过皇封的武士，无论自己如何处置他，都是非常棘手的事。因此，更要知彼详尽，做出最恰当的处理。

陆云与乘风道长可谓棋逢对手，将遇良才。陆云有千手阎王之称，便说明他出手之快，迥异常人。但那乘风道长一手运剑，一手挥拂尘，尘剑相辅相济，又是非常人所能比拟的。故而这一道一俗，一老一少打得如火如荼，热闹非凡，却在一时半刻分不出胜负、高下来。陆云也是有意要戏耍乘风道人一番。否则，以他的指捻蚊须针上的造诣，只要指捻蚊须针猝然发射，便是数个乘风道长已经是毙命于那鬼神莫测的指捻蚊须针之下了。

楼檐上倒挂着的孔皆入忽然童性大发，忍不住嚷道：“喂！里面的孩儿们，你们玩得这般热闹，怎么不叫上我老偷儿一声。特别是小浪子，你这该打屁股的孩子。假死一回，害得我为你流了多少泪。说来不争气之极，我也自己劝过自己，都这大般年岁了，姑爷也死了，怎么可以偷偷地哭泣。大不了将我家翩翩再许给别人，重找个女婿也就一了百了。但却为你，我孔老儿偷偷着去哭，鬼晓得是什么力量，如此不可思议！岳丈我自我解释好几夜才解释得通，那便是咱们爷俩之间的感情。可是我哭着哭着，总不相信你已经死了，特别是你失踪在天竺，自海中大鲸鱼腹内现出尸体来，如此荒唐的事，我又怎能相信。”顿了顿，他已经飘身落到酒楼内，接着说道：“更难令我相信的是，你有那般神奇的内功护体，又怎能那般轻易地死去。若是当真那般简单，天下便没有人起五更爬半夜地去练什么内家玄功了。那可是要那般兴趣索然透顶了！”

酒楼内，假逍遥浪子正自被自己的外孙女缠得左也不是，右也不是，躲也不是，屈就相随更不是。忽见天下第一神偷无孔不入孔皆入从天而降，登即心中大喜，忙向前哈哈笑道：“喂！老偷儿，别来无恙。”话一出口，才觉不对。目下自己以老偷儿的女婿身份，怎能再称这面前这天下第一神偷为老偷

儿。忙躬身陪罪道：“岳丈，你老人家大仁大量，不要计较小子我胡言乱语。小子我称你老偷实是该罚至极。你刚才不是说要打小的屁股吗？请你这便惩罚吧。”口中以逍遥浪子语调说着，身子一转，拱起屁股等着挨罚。行动却与真正的逍遥浪子大相径庭，令人啼笑皆非。

上官兰芝、上官婵娟及孔翩翩知道其中内幕。见了，三女都不由得忍俊不住想笑，却又都强自忍住了。

只有袁星、陆云、唐夫人等不晓得真相，此刻见了，皆吃惊非小。天下哪有女婿与岳丈如此开玩笑的。

天下第一神偷无孔不入孔皆入生性诙谐。虽不知道眼前这逍遥浪子是老童子所假扮的。但见到一向对自己非常恭谨、严肃的女婿如此与自己开玩笑。登时乐不可支，嘻嘻笑着上前抬起脚轻轻在假逍遥浪子的臀部踢了两下，而后，板起腰板，双手负在身后，故作严肃之态道：“有趣，有趣！你这孩子真是孝敬得很。知错能改，好孩子，好孩子！”他装得严肃，嘴里说这些有趣的话，可谓不伦不类，令人只想捧腹大笑。

老童子假扮逍遥浪子被上官婵莲纠缠得正自无可奈何之际，见到孔皆入现身，无异于见到天外救星。忙站起身形，故意装作很痛的样子道：“岳父，你罚得对，为了向你陪罪，我又想了个新法子。你的轻功天下绝伦，我便陪你赛趟脚力。我在前面跑，你在后面追，这游戏如何？”说完之后，已是跃窗而出，身子凌空变势如若一道极快的淡淡青烟般逝去。他边说着的时候，内心却在暗暗大骂着孔皆入，忖道：“孔老偷，今天我老童子倒霉至极。不但在易容成小浪子后遇到上官婵莲这傻丫头、疯丫头，而且还遇到了你，真是八字不顺。为了摆脱这种尴尬局面，且先叫你几声岳父又有何妨。其实，咱俩不知谁是谁的岳父老泰山呢！”

孔皆入怎知逃走的是假逍遥浪子，在后忙喊一声：“乖女婿，莫走，莫走！等等我。”声未落，人已如飞鸟，拔空而起，扶摇直上。刹那，消失得无影无踪。

上官兰芝已将马行空六阴霹雳手的变化了解到了八成火候，是以，决定速战速决。当即，左手小指微挑，一缕劲风射出。那缕劲风强劲之极，破空之声飒飒，继而，大异以往，变得无声无息。待得马行空发觉不妙时，已是为时晚矣。马行空但觉肩头一麻，早被上官兰芝左手小指中射出的内劲封住肩井穴。当即，木雕泥塑般呆立不动了。

陆云见上官兰芝已是得手，当下一笑，朝对手乘风道长道：“喂！牛鼻子，那边我的嫂嫂已经将你那无用的伙伴变成雕像。这边本少爷且将你也变成雕像吧。”言落，右手中、食二指缝中夹的蚊须针无声无息，无影无踪地射出。便在乘风道人闻言后一怔之际，射入乘风道人的软麻穴。那乘风道人斜身栽倒，左腿半跪，右腿上翘，左肘柱地，右臂高扬，真的如同是匠人精心雕出的塑像一般，样子怪模怪样的。

这边甫制服宫廷内的两大高手，那边上官婵莲已是拔身而起，追假逍遥浪子的后尘而去。

大痴行者在袁星的柳木剑疾攻之下，早已变得似刚从水中钻出的人一般，汗透衣衫，地上已经淌出一大滩汗水。如此淋漓状态，已是创下世界奇闻之最。谁的汗能在瞬间流出这般多，并且和着鲜血。恐怕唯有这位已是将后边的半面脑瓜皮尽数被剥去的他才独有的。

孔翩翩问道：“兰芝姊姊，这三名宫廷高手如何处置？但凭姊姊一句话。”便在翩翩开口之际，话声犹未完全了去。酒楼中，突然响起一种异样的声音，大家凝眸谛视。但见眼前似有道白色的亮光一闪，而后恢复常态。再看酒楼中已是不见了

宫廷三大高手的踪影。众人俱是瞠目结舌，面面相觑，半晌作声不得。

要知道眼下这酒楼中的众人，任拿出哪一位，便是七龄童子小唐兴也是非寻常人物可比，耳目之聪，大异常人。特别是上官兰芝等三姊妹，可谓武林之翘楚。但现在却有人在她们的眼皮底下将三个已经是穴道被封的大活人掠走，她们却没有看清那人的来踪去影，如是之事，怎能让她们置信，但又不敢不信。因为面前确实确实失去了马行空等三人的身影。

大家怔愣了半晌，泪观音才首先开口道：“咱们这些人都妄称武林中人，虚长白活。妄自在武林中混了一场，今日，总算明白自己的道行之浅。居然被人在眼皮底下将人救走，都未曾看清来人的来踪去脉。说来惭愧之极！我们还是各自归隐吧。莫在江湖上混，省得丢人现眼。”

上官兰芝闻言，摇头道：“唐家嫂夫人，此言差矣。有道是人外有人，天外有天。此事对我们来说，不是什么祸事，或许是福事。由此可以警醒我们的谦卑感，以后省得妄自尊大。但小妹却要非查出今天之事的来龙去脉。否则，永不在江湖中讨生活、混日子。”说到这里，转面向婵娟、翩翩道：“二位妹妹，你们以为如何？”

上官婵娟将目光移向孔翩翩，等她拿主意。

孔翩翩在三女之中虽是最小，但点子却是最多。以往，上官兰芝是三女的主心骨，因为她大具男子汉所难以具备的豪爽。而婵娟却是最富有女人的所有优点，集中表现在善良、温柔方面。而孔翩翩所表现出来的尽是一些聪颖、灵惠、机智多端，这便顺其自然成了三人中的智多星。此刻，她又见到婵娟相询的眸光，忙道：“兰姊姊说得对，咱们三姊妹这般无用透顶地被人劫走了三名俘虏，颜面何在？若是只有我们三姊妹

的颜面丢了倒也罢了。因为我们姊妹是逍遥浪子的夫人。而我们的夫君逍遥浪子乃是宇内公认的天下第一名侠。我们丢了脸倒也没什么，替逍遥浪子丢了脸那可是大大不可以！是以，自此以后，咱三姊妹若不将今天劫走马行空等人的高手查访出来，定要伊不公道，决不善罢甘休。”

上官婊娟与上官兰芝闻言，齐点头称是。三女便在瞬间已是拔身飞去，迅若疾矢，转瞬即逝。

酒楼内，陆家双姝与唐夫人相互计议一番，带着唐兴也顺着楼梯下楼而去。偌大个酒楼刚才还是热火朝天，现如今已是人去楼空，唯有在楼顶之上，小浪子珍珠倒挂，在那里感叹不已。方才他以开天目神功瞧得清清楚楚，那道闪电般的银光掠走宫廷三大高手。他凝目细看，已看清那几近于绝无的微弱闪光是根细若人发的银丝，那在银丝的另一端而是发自百丈之外。掠走宫廷三大高手时，以他逍遥浪子的绝世神功本可衔尾追去，不愁追不上掠走宫廷三大高手之人。但他斯时已见自己的三位夫人现身追了出去，恐再动身惹起三女的注意。是以仍匿伏在楼顶未动。

此刻，他感慨万千，思如奔马，暗暗惊诧道：“这世间当真又出了位绝顶大高手吗？方才救走马行空等三人的高手，手段之高已达不可思议境界，便是由我亲自出手也未必能够那般从容将他们以一根细细的天蚕丝距百丈外掠走，惭愧之极。”想到这里，见众人都已去得无影无踪，亦拨身而起，身如流云闪电，向那救走马行空等人的高手隐去方向追去，已下定决心要追到那人斗上一斗。他已隐隐地猜到那救走马行空等人的大高手，十有八九便是新近名动江湖的九龙教总教主。

一路清风拂面，身如闪电，小浪子也顾不得惊世骇俗，激射于澄碧的长空之下。路人偶见头顶一缕淡烟掠过，尚未来得

及看清是人是鸟，他已经远遁而去。

逍遥浪子因起步慢于那救走马行空等人的大高手片刻，故而全速飞射，一直追到日薄西山，方自在前面一座山坳中寻到蛛丝马迹。但见那座山坳中一排排苍松挺立，三三一伍，植松人显然是按易天机所数植。小浪子一眼便看出这几排松树绝非天然生出，而是有人以八卦原理人工植造的。故而他止步不前，围那排神秘的松树左转右转看了良久，冷晒一声傲然笑道：“此等雕虫小技，也想挡住本浪子！”言毕已是遥遥距那几排足有一围粗细的苍松十余丈外发掌，掌罡涌动，如同交雷滚荡。那些松树虽然质地坚硬，但撻其掌锋者拦腰而断，落在寻常武人眼中，定要矫舌难下。在小浪子这等已是超凡入圣的绝顶高手施为之下，早已习以为常，不怎么在意了。

掌风过处，几株巨松偃倒的同时，忽然自那排松阵后转出一名蓬头童子。那童子前发齐眉，后发齐肩，目如点漆，齿如编贝，好一派清秀丰神俊朗。

逍遥浪子一怔，暗忖：“我无端毁了人家的松树，这童子一定是前来问罪的，难答对之极。但理亏于人，任他问吧，任他罚吧，只要能看出一点端倪，找出这里的破绽所在，最好这里便是那九龙教的总坛无底湖。”

孰料，那童子竟是上前拱手一揖，莺声若乳燕出谷，娇滴滴道：“这位大侠身手不凡，我家主人传命于我，让我迎接大侠入这山谷中一叙。但仆童我人小腿短，迎接来迟，惹得大侠动怒，将守门正奇九宫五行松阵毁去，错在小厮我，不在大侠你，请。”说罢，回身肃客，小手向里一招。

逍遥浪子一震，忖道：“我毁了人家的松阵，等于砸了人家的门户，可人家却以礼相待，这里面定有蹊跷。但我逍遥浪子现在虽易容成红尘童子模样，却也不能替那老童子丢脸，畏

首畏尾。”想到这里挺起胸膛一笑道：“喂！小兄弟，莫要客气，莫看我偌大把年纪，但素有老童子之称，你既是童子，我俩便以兄弟相论，如何？”

那童子闻言，受宠若惊，面现喜色道：“您便是名动江湖的红尘童子盖天宇，我何德何能，与您这般声震宇内的大侠平辈论交。”

“老童子”鼓起腮帮子故做嗔怒道：“好啊，你这小鬼头，这般瞧不起我红尘童子，也就罢了。既然你不愿与我同辈论交，我便与你家主人平辈论交。但不知你家主人贵姓高名？”

那童子神秘之极地笑道：“盖老侠客，恕小厮这厢不便相告，您若想知道我家主人是哪一位，请随我进谷一叙，见了我家主人便知晓了。”说完，已是转入残颓的松阵后，身影晃了晃，便不见了。

逍遥浪子聊一犹豫，当即拔步向前，恐那松阵后再有什么埋伏，拔身提气，御气而行，足不履地，晃晃悠悠宛若乘风，却迅捷之极，仅三两晃之间已是蹑在那童子身后。那童子本以为自己的身法怪异，迅捷无俦，但略一转身见到假红尘童子竟如同燕子一般蹑在自己身后。当即惊得出了一身冷汗，暗暗忖道：“红尘童子果然名不虚传，竟然能跟得住我，大大的棘手之极，大大的不好惹，我要小心应对。”

那童子在前左拐右转，前面路径越来越窄，忽然见到一个小山洞，那童子足不停留，窜入洞中。在洞口逍遥浪子微一思索，当即紧随其后进入洞中。洞内阴暗潮湿异常，却又有一级一级的石阶向上延伸着。虽然漆黑如墨，但逍遥浪子眸若火炬，洞内一切尽收眼底。便连前面那童子身上那毫发也未能逃得过他的目力所及。但见石洞向前延伸，洞顶与两壁倒挂的石钟乳，呈千奇百怪之态，或禽或兽，或云或河，或人或鬼，姿

态各异，端的令人毛骨悚然。

逍遥浪子于如此诡秘的环境之中，兀自镇定若素，紧随那小童子之后亦步亦趋暗暗布运真力，准备随时应付变故。

前面那小童子直感身后大气如凝，压力奇重，对身后的假红尘童子又有一层深的认识，暗忖：“这老童子功力要比传言中的犹胜数筹，不然我是不会感觉到他这等凌厉无匹的杀气的。”

向前走出约有数十步后，逍遥浪子也感觉到那前面童子有些异样，他不仅大怔。因为他至此才感觉到那童子身上弥漫开来的是股无形的杀气。这种无形的杀气唯有绝顶高手才能布散开来，自己所假打扮成的红尘童子盖天宇才具有这般造诣。当即他默然冷晒，心道：“任你这童子是什么绝顶的高手所扮，今朝遇到小爷我算你倒了八辈的血霉，不栽在小爷我手中才怪！至于此洞阴森恐怖，又怎能吓倒小爷我。常言说‘不入虎穴，焉得虎子’小爷我便深入这险境，看这谷中究竟有甚么蹊跷。”

待向前又行走出里许，那隧洞才到尽头，前面豁然开朗。逍遥浪子见到天光时本应是长吁口气，但他却惊得屏住呼吸。原来在隧道尽头站立三人，那三人摆着奇怪姿态，宛如雕像一般，活似把着隧道口的门神。左侧一人是三宝弟子装束，后面半个身子红艳艳的，半边秃头没有后脑瓜皮，正是那大痴行者。右侧一人是三清弟子装束，立在那里动也不动，正是那乘风道长。正面一人身体高挂在一株柳树枝头，半斜着身子右臂斜举，以中指挂在树梢头，左臂前探，龇牙咧嘴，面目狰狞，正是那马行空。

那童子回眸一笑道：“老童子大侠，这三位原是你的老相识，他们因被我家谷主所救，自愿在这里站岗作门神，保持这

姿态不变，千年万载后化成风干的石头人。您说好玩吗？”此童子居然浅浅地笑了，矫做一派天真未泯之态。

逍遥浪子闻言才惊怔过来，忙咳嗽两声摊手道：“好玩，好玩！”心中却暗暗思索：“这宫廷三大高手如今竟然在这里被人封了穴道，做了门神。不言而喻，这奇怪的密谷主人，便是那用根百丈长天蚕丝救走他们的神秘人物。故而，我已身入险境，不得有半丝大意之处，宁肯小心过分万次，也不要莽撞送死一次。”

正自他忖思之际，那童子忽然在脸上一抹，一张俊俏的娃娃面孔立时变成鬼样狰狞的丑恶汉子面孔，随即声音亦改了过来，冷冷地道：“盖老儿，天堂有路你不走，地狱无门自来投！这里乃是酆都幽府，我便是那酆都幽府的主人森罗谷主。盖天宇，我这酆都幽府缺的是排班而列的牛头蛇鬼。是以本谷主曾亲入江湖寻些甚有来头的人，回来为本谷主排班列队做牛鬼蛇神。你看这里面的马行空，大痴行者，乘风道长，便是你以后的影子，认命了吧。”声未落，指风森然点向小浪子胸前璇玑穴。

逍遥浪子微然一笑，冷哂一声叱道：“凭你这等鬼蜮伎俩也想谋害小爷吗？告诉你，小爷并非是什么红尘童子盖天宇，小爷也同你一般另有真实身份，莫以为方才在那满挂石钟乳的密洞中，那无形的化功散气味浓烈，已使小爷我失去功力。错了，你的如意算盘打错了。今日你引小爷我入这酆都幽府，便是你这酆都幽府烟消云散、土崩瓦解的祸源。”说话声中，已是身形速变迅若鬼魅，绕到了那丑恶汉子身后。

那丑恶汉子虽在交睫间连出七七四十九指之多，指风飒飒，将周围的石块击得火星乱迸，但却未有一缕指风能够伤及得到逍遥浪子。正自心惊，忽觉颈后一热，不敢也来不及回

身，径向前跃去。前面是那深邃的密洞，他跃入密洞中十余丈才回过身来，疾推一掌，想面对被自己引入酆都幽府的神秘人发掌。

但掌力隆隆击出，面前却空空如也。这时但觉颈后又是一热，耳畔有人轻声道：“对点子，我在这，始终是你背着我走，难道你还不晓得吗？”一言入耳，直惊得那曾易容巧饰成童子的高手魂飞魄散，暗忖道：“当直报应不爽，我自命为酆都幽府之主，未料道眼前这人却比我这森罗谷主犹要诡谲上千倍百倍。看来，我当真要再乔装成童子，真真实实，死心踏地的为这人做童子了，请他入谷做我的大谷主。”

便在森罗谷主聊一分神之际，蹶在他身后的逍遥浪子接着向他头发根里吹着热气，漫声道：“好乖的孩子，你请本浪子到这里来，当真乖得很！你自称是酆都幽府的森罗谷主，却是呆头呆脑不智之举。试想酆都幽府的森罗谷主岂能是你这般不堪一击。如此不济的本领，也敢称森罗谷主吗？”

那人惊得冷汗涔涔而下。在惊愕之际，晃身形，但听他浑身骨骼脆响连声，宛如燃起一串长长爆竹。响声中他那童子身形，已是遽然变成壮汉，魁梧高大。他在原地迅速转着身躯，想要面对被自己引入谷中的大高手逍遥浪子。但任他陀螺般的旋转，却无法与那逍遥浪子面对。因为此刻的逍遥浪子已是贴在他的后背上，如蛆附骨任他怎般旋转，也未能甩得掉用玄功吸住他后背的逍遥浪子。

这酆都幽府的森罗谷主恢复原状之后，更是凶神恶煞般骇人之极，更加骇人的是此位内功造诣已达不可思议境界，虽然被小浪子吸住后背，一时间即惊且慌了无主意，但经过几十圈旋转之后心中蓦然生起一计，身形闪电般地向洞外掠去，同时将内力运向后背，后背肌肉倏然向外弹击，利如钢锥，若是小

浪子再继续附在他后背上，那结果只有被这般由真气驾驭着成突起锥状的肌肉击中。

逍遥浪子附在那狰狞的森罗谷主身后，忽感胸前一股沛然莫能抗御的大力击来，一震之后，已知不可强抵，忙晃身形躲子开去。他向后躲的同时，见那森罗谷主已经出了密洞，而自己由于弹射躲森罗谷主后背弹起的肌肉复又入洞，便在他甫欲弹身出密洞之际，突觉四周暗了下来，轰隆声响中密洞两侧已是坍塌，将自己封在洞中。与此同时，千百件暗器同时射来，宛如尖兵利器所组成的密雨点相仿。小浪子于此境之中犹自能冷笑出声，心中傲然自语道：“这点小把戏也能困得住你家浪子爷爷，想当初在天竺被困在山中心，我不也曾经开山凿路冲天而出了吗？”无暇细想，匆忙双掌环拍，掌罡如同铜墙铁壁一般将自己罩住，那些打来的暗器被他双掌拍出的力道立时绞成齏粉。千百件暗器虽然未能危及到小浪子的性命，但继暗器之后，弥漫开来的是辛辣腥臭的气味，他晓得此乃是毒烟，若然吸入口内，后果不堪设想。忙闭住呼吸，仍双掌狂舞不已。

密洞坍塌后，无数千钧巨石随暗器毒烟便压了下来。饶是小浪子天纵神勇，功力非凡，也不逍遥了。无数块千钧巨石当头压下时，那逍遥浪子将功力提至极限。但见他双掌外推，自掌心劳宫穴飞射出两股湛蓝的内力，那两股湛蓝的内力方离手掌便化作九条五光十色的龙形。十八条龙形掌罡呼啸而出，势挟雷霆万钧之威，但听得轰隆入耳奔雷相仿击向顶空。那些纷坠下来的巨石受他掌击实，登即化成石粉纷落向两侧。逍遥浪子未在经过两度神蚕蜕变之时，已能够睥睨天下，堪称天下第一高手，开山凿洞仅凭掌力足矣。此时功力已是那时的数倍。这些普通岩石虽然巨大沉重，但在他眼中如同几块豆腐从空中慢慢飘落，怎值一哂。

洞外那面目狰狞的森罗谷谷主，跃到已被变成木头人般的马行空头顶，坐在马行空脖子上，瞅着面前坍塌的山崖，露出得意忘形的笑容。正在他笑得正得意时，忽然那山崖下土方涌动，似地下有条土龙一样，欲破土而出。惊得这位森罗谷主眸如铜铃，还未瞪得到至圆之时，忽然那坍塌的山崖土石飞扬，自塌方下面冲天而出一道人影，正是方才被他发动机关埋在地下的逍遥浪子。

逍遥浪子扶摇冲天而起，从容裕如，掸落身上尘埃，凌空向下激射而来。同时怒叱道：“无耻之徒，暗箭伤人，依仗机关，算得上是甚么英雄好汉？纳命来！”

那酆都幽府森罗谷谷主，武功着实不同凡响。在惊愕之余，仓促间凌空斜飘开去。去得慌乱，竟将胯下坐着的马行空横带出三尺，那马行空因手指钩住柳枝，未能脱离柳枝，随柔韧的柳枝摆荡起来，如空中的秋千一样晃来荡去。可怜他已是穴道被封，空有知觉，没有变势的能力。

逍遥浪子身如羽箭般快，掠过想要脱离险境的森罗谷主上空，轻出一掌，那森罗谷主还痴想抵抗。他怎晓得面前这人装束是红尘童子盖天宇，面像也是老童子，实是名动天下的逍遥浪子。以逍遥浪子的身手，举目天下，谁能逃得过他较闪电尤要迅捷上千百倍的一击！不是这位森罗谷主武功不济，也不是他凌空变势不迅捷，而是他恁般迅若飞鸟的身法落入逍遥浪子眼中，竟变成慢若蜗牛爬行，又怎能躲得过逍遥浪子漫不经心一击。

酆都幽府的森罗谷主，被封住穴道后，直坠下来，俨似一块巨石凌空堕下，耳听扑通有声竟将地面砸出半尺深的两个坑来。这森罗谷主虽身负绝世神功，但穴道被封与常人无异。落地时双足几欲被震得断折，痛得龇牙咧嘴，膝盖一弯，一屁股

坐在地下。想要跃起却整个身子动弹不得，只有怒目而视小浪子的份了。

逍遥浪子距地面犹有十余丈高时，已是提一口真气，身如棉絮般冉冉向下飘落。每向地面接近一寸，都要令森罗谷主觉得似经过三年二载的时光那般长。待他飘到地面时，森罗谷主非仅痛得汗流浹背，同时也感觉到如同历经了几个世纪那般漫长、那般痛苦、那般骇人、那般恐怖。因为逍遥浪子向下飘落的身法实在是空前绝后，世上绝无仅有。以人的轻身造诣而论，无论谁的轻功也不能达到控制自身在空中慢慢升降。森罗谷主目睹了逍遥浪子绝世轻身之术，怎能不令他有如斯感受？

待距地面约有三丈时，逍遥浪子身如疾弩挟着劲风飞射下。屈指如钩，抓住地上的森罗谷主。又凌空掠起，射落到十余丈外，才将森罗谷主掷于地上。厉声问道：“那救马行空等三个的人可是你这酆都幽府主人吗？”

森罗谷主眼中闪着哀怨光芒，半晌才讷讷着道：“正是我家主人。”

逍遥浪子晒然朗声道：“此刻你也不敢再大言不惭了，自称是你救了马行空等三人。小爷已从你的身手中断定，你在这酆都幽府只是个小角色而已，未出言点破已是与你很大面子了。算你有自知之明，能够在战败后，坦然相承，没有继续夜郎自大下去。”

那森罗谷主忽然张圆嘴巴，然后猛地用两排森森的牙齿去咬自己的舌头！逍遥浪子神目如电，这种情况下若换了任何一个人，也都来不及阻止。但他眼中所见到的那幽罗谷主张口时犹若别人在慢慢的一分一毫地张口，伸舌时亦是如此。故而小浪子暗暗冷笑，忖思道：“想在我面前自杀，哪有这等便宜之事。”思念方起，信手点出一指，已是封住森罗谷主头部穴道。